

## 论黑田鹏信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的影响<sup>〔\*〕</sup>

○ 王永东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黑田鹏信的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产生了重要影响。黑田鹏信作为20世纪初日本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的重要奠基人,他的艺术学思想传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和桥梁作用,促进了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宗白华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学的奠基人,其艺术学思想的形成,除了与玛克斯·德索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外,与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理论也有着渊源关系。黑田鹏信主要在艺术创作论、艺术鉴赏论、艺术功能论等方面影响了宗白华艺术学思想的形成。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探究宗白华艺术学思想的渊源,不能忽视黑田鹏信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一般艺术学;思想渊源;黑田鹏信;宗白华

黑田鹏信1885年生于日本东京,早年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攻读美学专业,有着较为深厚的美学与艺术学理论素养,而早年这些理论知识的积淀为他后来进一步探讨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最终成为日本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艺术评论家。黑田氏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经先后担任东京文化学院讲师和东京家政大学教授等职。1967年黑田氏病逝。黑田氏不仅是日本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艺术评论家,而且还曾是日本首位以美的观点评论都市的著名学者。20世纪初,受到西方尤其是德语文化圈中文艺运动的影响,黑田作为领军人物引领了日本一般艺术学独立思潮的酝酿和发展。黑田的艺术学思想经

---

作者简介:王永东(1982—),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生,曾任日本高知大学客座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本研究受到“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课题资助。

留日中国留学生译介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发展。

宗白华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学的著名奠基人之一,其艺术学思想的形成除了深受以玛克斯·德索为代表的德国艺术学独立运动之影响外,也深受日本艺术学理论尤其是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理论之影响。察之现代中国艺术学史,或者翻检一下中国早期艺术学论著,不难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般艺术学运动以及20世纪初日本美学与艺术学理论,对中国早期艺术学与学科建设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中国现代艺术学奠基人宗白华、滕固、马采、俞寄凡、邓以蜚、蔡元培、丰子恺等大多有着深厚而丰富的留学背景,他们的艺术学思想离不开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西方艺术学独立思潮的影响。<sup>[1]</sup>

### 一、黑田鹏信与日本“一般艺术学”思潮

西方“一般艺术学”思潮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一般艺术学的诞生是当时艺术实践自身发展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以及科学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艺术逐渐告别“美”的实践,要求艺术的理论对艺术与美之间的异质性能做出理论回应和学科反思,要求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德语文化圈中的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同时由于实证主义的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原属于哲学架构下的美学,一般艺术学作为新学科的独立出现也就如新芽破土而出了。日本学者大西升认为:“自19世纪后期起,针对美学而提出要探讨艺术自身问题的艺术学要求兴盛起来。”<sup>[2]</sup>

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指出美学与艺术学二者之间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根本问题上的完全不同,他认为:“美学的根本问题是跟艺术哲学的根本问题截然不同的东西”,<sup>[3]</sup>这是关于美学与艺术哲学关系探讨的先声。随后,格罗塞(E. Grosse, 1862 - 1927)在《艺术的起源》中阐述了他对于建立艺术科学的立场和基本观点,从其对艺术科学和艺术哲学的区分来看,表明他要呼唤创建一种研究艺术一般规律的新学科,他在其专著《艺术学研究》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即用民族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问题。

从19世纪中后期费德勒对一般艺术学理论构想的酝酿,到1906年玛克斯·德索出版专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sup>[4]</sup>象征着一般艺术学的初步形成。玛克斯·德索还于1906年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7年后,德索在柏林主持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为主题的第一届国际美学大会。这足以标志着一般艺术学已经成为新的独立学科,而德索的著作《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也就成为“20世纪德国美学发展的一面镜子”。<sup>[5]</sup>

“一般艺术学”独立思潮在玛克斯·德索以及后来德国学者乌提兹(E. Vitz, 1883 - 1956)等学者的积极探索和倡导下,得以广泛普及并迅速传播开来,走向世界化轨道,为诸多国家学者所接受,并在俄国、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产生较大影响。

就日本一般艺术学独立思潮而言,20世纪早期,日本一大批艺术家和美学家积极响应并倡导德语圈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他们就一般艺术学的对象和方法、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以及门类艺术学的关系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黑田鹏信就是这次日本艺术学独立思潮中的一位主力干将。在这次运动中,黑田积极主张并推动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玛克斯·德索第一次使用该专业名词是在其1906年的专著《美学及一般艺术学》中。<sup>[6]</sup>关于美学和艺术学的关系,黑田致力于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中将二者作出区分,以强调必须建立作为独立学科的艺术学。他曾指出:“美学的对象是美,艺术学的对象是艺术,要是这样说起来,确是极简单的……所以两者间要生出混杂”。<sup>[7]</sup>因而,在黑田鹏信看来,美学与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既有交叉,又有不同。美学以美为对象,但研究范围远远比美宽广得多,而艺术学则以艺术为对象,其范围比较把美作为对象来讲则狭小的多,故而专门研究艺术的学问,还是应该把美学与艺术学区别开来,称作艺术学为是。毫无疑问,黑田鹏信的艺术学思想是建立在费德勒、格罗塞、德索等所主张的艺术学独立思潮基础之上的。为了进一步区分美学与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以强调艺术学的学科独立性,黑田先后编写了《美学概论》、《艺术学纲要》和《艺术概论》等专业著述,以此而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

德国的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对日本的影响既深且广。人们知道,若从世界文化史来看,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便加快了融入西方的历史进程,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历史哲学等方面自然也就先于中国。美学与艺术学方面亦是如此。在德语圈一般艺术学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批评家,同时还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学术专著,李心峰指出:“在日本的美学界,自大正五年(1916)到二三十年代,围绕着艺术学的问题……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之后,艺术学这门学科在日本已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sup>[8]</sup>这些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以及他们相关代表性著作,如前文提到的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1922)及《艺术概论》(1928)、大西升的《美学与艺术学史》(1942)等。这些学术论著被民国时期留日中国留学生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和文艺理论之极大发展。

譬如,黑田的代表作《艺术学纲要》,即由当时留学日本的俞寄凡将其翻译成中文,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该书的译介和传播终究促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学构建的发轫,这部译著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艺术学著作”。<sup>[9]</sup>另外,黑田的另一代表作《艺术概论》一书,亦分别由俞寄凡编译1932年于世界书局出版,丰子恺译1928年于开明书店出版;《美学纲要》亦由俞寄凡译成中文,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黑田的艺术学和美学论著译成中文后,最初是作为师范学校教科书使用,他在论著中所构建的基本理论体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为中国早期艺术学和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范式,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早期艺

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后来国内编写发行的艺术学教科书中能清楚地找到黑田鹏信的艺术学思想及其艺术学体系的印痕。由此可见,黑田鹏信对于学术文化现代转型特别是中国现代艺术学的建构的重要作用。

## 二、黑田鹏信对宗白华艺术学形成的重要影响

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学的引进者和研究者中,宗白华作为公认的中国现代艺术学研究的最突出代表,他的美学以及艺术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授业老师玛克斯·德索的影响和启发。这一点,学界对此多有公论,我们从桑农的《宗白华美学与玛克斯·德索的关系》<sup>[10]</sup>、以及张泽鸿的《“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宗白华与现代中国艺术学演进之考察》<sup>[11]</sup>等文的论述中即可见此。

宗白华 1920 年负笈德国,受业于玛克斯·德索等人学习哲学和美学,故而能够亲自见证并直接感受了德国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的学术气氛,并为这种蓬勃发展的学术氛围所浸染和熏陶。1925 年,宗先生回国后就任教于东南大学哲学系,在高校中开设美学和艺术学课程,这还是首开先河。宗氏积极阐发德索的“一般艺术学”思想,他的讲稿中还曾多次提到玛克斯·德索的名字,并且讲稿中德索美学与艺术学的理论痕迹亦十分明显。察之宗氏的《美学》讲稿,可以发现其讲稿在体例上也像其师德索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样,由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两部分构成,其内容也基本上来自于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著作和教科书。

如果认真对勘宗白华《讲稿》与黑田艺术论著,我们发现黑田的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艺术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学界似乎鲜有提及。张泽鸿在其论文《“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宗白华与现代中国艺术学演进之考察》中对此曾有提及,但未就此展开论述。对勘后发现,黑田的《艺术学纲要》一书,被宗氏列为艺术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sup>[12]</sup>宗白华的《艺术学》讲稿中也有许多黑田鹏信的理论痕迹,而且宗氏几部讲稿中对于美学和艺术学相关原理的阐释、艺术观念的阐发,以及一些重要的概念,也多来自黑田鹏信艺术学。可以说,此一时期宗白华艺术学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在学科体系和观念上还基本上是德日的,这足以反映出宗白华积极引进西方艺术学思想并以此而阐释、建构中国一般艺术学的努力尝试,与后期建筑在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基础上的艺术学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

黑田鹏信在《艺术学纲要》中从四个层面建构其艺术学理论体系:艺术本体层面、艺术作品层面、艺术创作和鉴赏层面、艺术精神层面上的艺术的国民性及时代精神、艺术的效果等。从他的《艺术概论》中,不难发现该著在思想上与《艺术学纲要》是相承相通的,正如黑田本人所言:“本书单名为艺术概论,但视为艺术学概论,亦属不妨”。<sup>[13]</sup>丰子恺在该著译序中也指出:“其书论艺术全般,以简明为旨,适于通俗人观览又念中国似未有此类书籍出版,遂以讲义稿付印。”<sup>[14]</sup>论及“艺术全般”,而这正是一般艺术学最显著的特征所在。所以说,该著是一

部系统讲述艺术一般原理的著作,内容包括了艺术本质特征、起源、分类、内容和形式、风格、流派以及艺术创作与欣赏等诸多层面,阐述的是关于艺术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对勘后发现,《艺术概论》较之其《艺术学纲要》更加简要,也更加完备而体系化。黑田鹏信的艺术学论著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著曾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不仅在当时为中国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国艺术概论的教学过程中”。<sup>[15]</sup>此言不失为中的之语。

仅就《艺术学纲要》而言,黑田鹏信的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艺术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艺术创作论、艺术鉴赏论、艺术功能论(效果论)等方面。

### 1. 艺术创作论

在《艺术学纲要》中,黑田把“感情”确立为艺术本体,他认为:“艺术是美的感情的具体的且客观的表现。”<sup>[16]</sup>可以说这种本质认识论构成了黑田艺术学的哲学基础,他的其他相关论述也都建立在对这一本质认识论基础之上。在黑田看来,既然艺术的使命是表现感情,而且是表现美的感情,并且是以具体而客观的美的形式来表现的,那么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自然就是为了表现美的感情而服务的。所以,对黑田来说,美的感情,由心而发,通过艺术嬗变,此种嬗变即所谓艺术制作之奥妙。

黑田提出所谓“内术品与外术品”概念,并围绕“内术品”与“外术品”为中心展开论述。黑田认为,“内术品”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心中,尚未表现于外部,而“外术品”则是具体地表现于外部。<sup>[17]</sup>显然,其所谓“内术品”,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审美意象”,而“外术品”也就是“审美意象”经“意象构思”和“审美创造”后的物态化形式。在黑田看来,“内术品”的成功要素,主要靠托审美体验(“过去的经验和记忆”、“现在的经验和模仿”)、审美创造心理(“想象化、空想化及理想化”、“情感和灵感”)、艺术家个人素质(“模仿与独创”、“遗传素质及天才”)以及艺术表现手法(“艺术上的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外术品”的“具体化和完成”离不开“受孕”、“雏形和推敲”等阶段。黑田对“内术品”和“外术品”的相关论述和阐发,集中反映了艺术创作活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对我国早期艺术学研究中有关艺术的本质、艺术创作过程和规律的认识,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宗白华《美学》讲稿“艺术理论”部分,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创作问题”。若从这部分内容来看,许多方面与黑田论著中的内容相仿,其所阐述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也主要来自于当时流行的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教科书,缺乏理论原创性。譬如,宗氏在“艺术创作之工作问题”讲稿<sup>[18]</sup>中,提出的“摹仿工作”、“创作的情调”、“感受”、“内作品的构造”、“外作品的构造”等问题,基本上是对黑田鹏信“内术品与外术品”、“受孕”以及“内作品的结构”等相关概念的借用和发挥,而且宗氏关于这些内容的阐发也与黑田鹏信的观点十分相似。

### 2. 艺术鉴赏论

作为艺术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艺术鉴赏是一种积极的精神行为和品识方式。从人的审美心理活动出发,黑田认为,“我们鉴赏艺术的经过,第一是触动感觉,第二是兴起感情”,<sup>[19]</sup>当然也少不了理智活动,即“美的判断”与“美的批评”的参与。他在书中还进一步指出,“感情移入”是“艺术鉴赏的真谛”,而“忘我”的状态,是“感情移入的极致”。<sup>[20]</sup>这种“忘我”状态,实则是艺术鉴赏的极致,是审美情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高峰体验”。黑田还指出,感情移入也因作品类别不同、作品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状态。黑田的“感情移入”说,强调了艺术鉴赏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契合无间、主客不分、物我合一的心理状态,对于增强艺术鉴赏规律的认识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对勘宗白华《艺术学》讲稿,我们发现,宗白华也曾借用了黑田鹏信的“感情移入”说,并对此有所新的阐发。他认为:“感情移入说谓静的艺术根本上是没有的,因人当感觉他时,已将人之情绪感入其中,故虽为静的,而人则觉得彼在时间上是动的。”<sup>[21]</sup>显然,宗氏也十分强调艺术鉴赏中审美主体情感移入的重要性。

### 3. 艺术功能论

艺术的功能,在黑田论著中被称为“艺术的效果”。论及艺术的效果时,黑田将艺术与科学、道德并列。他认为,艺术具有增长人的知识功能即“知的效果”,认识功能;还有感化人心的教化功能;兴起、融洽感情以引起人的感情变化的“感情的效果”,如“兴奋和沉静”、增加社会团体的“亲和力”等微妙而显著的效果,这是艺术的审美愉悦功能。在这三种功能效果之基础上,黑田更提出艺术“美化人生”的社会功能,指出艺术能使人“快乐地向上”:“靠托艺术而得到快乐,是人生快乐的中心,是人生快乐的最高点”,而这种快乐自然是“进步向上的快乐”,是艺术的效果中之“量多力强”者。<sup>[22]</sup>故而黑田指出,艺术的最后效果和终极目的就是要“美化人生”。<sup>[23]</sup>在他看来,既然艺术的使命是为了具体而形象地传达人们的“美的感情”,故而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艺术鉴赏,都是为了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化我们的人生,如其所说,科学的意义在于把人生真化,道德的意义在于把人生善化,而艺术的意义正在于能把人生美化。黑田认为,真善美三者是一个和谐体的存在,是人类理想的三相。他认为:“艺术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和科学、道德协力而实现人类的理想。”<sup>[24]</sup>

黑田鹏信的“人生美化”说与“真善美三位一体”说,对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知道,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不仅是宗氏艺术学的核心命题,同时也是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艺术界所共同探讨的热门话题。20世纪初,黑田鹏信对艺术“美化人生”观念的倡导与普及,进一步促成“为人生”的艺术观很快成为包括宗白华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成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哲学,意义重大而深远。当然,这其中更少不了托尔斯泰《艺术论》的传入和推动,以及众多民国大师们的共同倡导,此当另作别论。而艺术所

具有的“美的价值”，更在于它对于人生的美化，对于人的心灵的深入影响。在宗白华的艺术视阈及其艺术实践中，艺术即生命，即美感，艺术、生命和美感是三位一体的。他在《讲稿》中指出：“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其生命，而给与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sup>[25]</sup>宗氏提倡一种超越小己的“艺术人生观”，提倡以“唯美的眼光”来对待周围的生活，对待人生。他说：“把我们的人生生活，当做一个艺术品似的创造，即‘艺术式的人生’。”<sup>[26]</sup>当然，以艺术式的眼光来观察和美化我们的人生和生活，这样的人生和生活必然更具意义，更具理想化，也更加优美，更加丰富而有条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生艺术化”和“真善美三位一体”，是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艺术界十分流行的热门话题，亦是此一时期宗白华等民国大师们的“共同情节”。

质而言之，黑田鹏信在借鉴、吸收和消化西方德语圈一般艺术学之基础上，经不断整合和创新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学思想体系。黑田的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等艺术学思想的形成，以及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黑田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看法至今仍然不失其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在艺术学研究方面，宗白华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德索与黑田的艺术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立足并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现实与文化传统，将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和现代价值的艺术学思想体系。

### 注释：

- [1] 吴衍发：《留学背景与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美与时代》2011年第11期。
- [2] [日]大西升：《美学及艺术学史》，东京：理想社，1935年，第235页。
- [3] [日]竹内敏雄：《美学百科全书》，池学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 [4] [德]德索：《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兰金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6页。
- [5] 徐子方：《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新论（序言）》，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 [6][7][16][17][19][20][22][23][24] [日]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俞寄凡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4、4-5、3、23、70、70、121、121、122页。
- [8] 李心峰：《国外艺术学前史、诞生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 [9] 吴衍发：《在探索和反思中行进——对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思考》，《美与时代》2011年第5期。
- [10] 桑农：《宗白华美学与玛克斯·德索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 [11] 张泽鸿：《“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宗白华与现代中国艺术学演进之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
- [12][18][21][25][26]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94、387、511、545、179页。
- [13][14] [日]黑田鹏信：《艺术概论》，丰子恺译，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第98、98页。
- [15] 彭修银、李颖：《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思想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影响》，《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弘 亭]